



## 枝头上下

□ 陆忠场

无论春夏秋冬,树枝在一些时段里鞠躬尽瘁,做着润物细无声的细事,叶开了,花绽了,果熟了,欲展还羞地打扮着成就着未来。树枝在另一些时段里,挥臂斩掌,给山川换颜,几场春雨过,叶芽蓦然爆上枝头,为世界披绿;几阵冬风吹,叶子倏忽飞去,树木肃然,天地凛然。

我是从果园里走出来的,对树木、树枝、树叶、树花、树果,有着天然的亲近感。不管在何方,我于晨跑中,都喜欢青枝绿叶,总是对树木们高看一眼、厚爱一分。

在南京江宁晨跑,每当上下秦淮河大堤时,我看到大堤缺口两边的枝丫上,挂有一些小物件,如钥匙、手套、围巾、红领巾、儿童鞋袜、有线耳机、医保卡、公交卡(系着尼龙带子)等,这些形状不一、色彩各异、随枝荡漾的小物件,和树干、树枝融为一体。

在秦淮河堤上,早晚锻炼的人很多,有老人也有小孩,有体健者也有残疾人,有全家出动的也有母亲

带着双胞胎儿童的……如果靠实统计,晨练稳妥过干,晚跑肯定近万。锻炼中有人丢东西,就有人捡东西,捡到了物件不知是谁丢的,也不知是谁想出了挂在出入口树枝上的好主意。你捡到了,挂一件;他捡到了,挂一件。有时多了,有时少了(被遗失的人取走了)。这些小物件,和树们一起,成为秦淮河独特的风景。

每次看到小物件们,我总是心头一热,从心底为文明点赞。一天清晨,我看到一位老人,站在树下望着枝头上的医保卡。我停脚细看,只见老人取下用红塑料丝扎着挂在枝头上的医保卡,激动地对我说:“真是有心人啊,我不知道是谁捡到的,也不知去谢谢谁呢!”我说:“是的,世上还是好人多啊。”老人接着说:“昨天下午,我去医院拿药回来,忘记把医保卡放在家里了,带在身上,晚上上堤散步,不知怎么的,就弄丢了。回家那个急啊。早上散步,和挂在枝上的医保卡见面了,你

看看卡上照片中的我还帅吧。”我说:“没错,就是您老的,老来帅啊。”说着,我俩哈哈大笑。老人对树拱手作揖,连声说:“谢谢!谢谢!”

从这个缺口往南,不到20米吧。我有时看到二三长发男士,或倚在树上,或坐在各自摩托车上,后架上蹲着两只好大的塑料桶,桶上贴有“高价收药”的竖标。看着这几个刺眼的大字,我很不舒服。收药?向谁收药?回收的物物流向何方?是否已被污染?医保资金是否由此而有些流失?卖药、收药,再回到医院或药店以及病人的手中,这个黑色链条是这样形成的?居民中如果确有可以利用的剩余药物,能否由主渠道——医院和药店鉴定、回收、再利用等,疑惑、愤激如秋风,在我的脑海中回旋。我出差一段时间回来,听说,曾有人向区医保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过。后来,还是社区管理人员将这伙人驱散的。

枝头上的文明和枝头下的龌龊,如同被星星点点污染的河流,前涌着、汰洗着。枝头上下、天地之间,共存的事与事、人与人,乃至国与国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?回眸枝头上下,我当然相信大地、空气、河海的自净能力,悲欢交集的心绪亦陡然而生、挥之不去。

我插队不久,便从大队部的墙上,看到一条伟人语录:红薯很好吃,我很爱吃。当时很感动,真不简单,伟人连这样的话都说到了。红薯就是山芋。劳动中听农民说,三年困难时期,从外地调拨来的山芋干子可救了不少人哪。山芋干就是山芋切成片状晒干而成,用水泡开煮了可当粮食吃。山芋干,我见过,也吃过,灰不溜秋,很硬,难咬费嚼,有点儿甜味。我见得多吃得也多的是在泰兴,泰兴沙质土多,宜种山芋高粱荞麦小米花生之类作物,常见有人家门口,晒了一地山芋片,以便保存起来慢慢吃。

泰兴有名的山芋品种叫“胜利百号”。小时候,见到很多人家的门前放着一口大锅,里面堆着煮熟了的大山芋,口里叫卖着“胜利百号热饭芋”(这里人把山芋叫作“饭芋”)。那胜利百号山芋,大,实,粉,甜,一口一口像栗子,那味道,至今不忘。

那时,我在泰兴上小学三年级,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放学后,我到父亲工作的城北初中(泰兴北郊的燕头),约五里路,晚上在学校食堂吃晚饭,喝“汉子粥”。满满一钵子,说是钵子,却似小盆。粥里没几粒米,稠糊糊的,挺香,有些极小的疙瘩珠,没在意,一盆下去,把肚子喝得撑了起来,不敢站,有点怕。爸爸说,不要紧,出几泡尿就好了,于是盼着出尿。第二天下午,独自回城,走在路上,肚子却饿了。看见路旁坡下的山芋藤,我无师自通地觉得那就是山芋藤,藤下面就会有山芋。想起了那滚热的胜利百号热饭芋,四下望望,溜到田里,用手扒开土,果然看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山芋,扒出来到河边洗了,喜滋滋地啃起来。咬开处,有些白浆,有点涩,也不甜。舍不得扔,把一个实实在在的山芋,全嚼进了肚子。以后知道了,生山芋,须春天才好吃,经过一冬,山芋的部分淀粉变成了糖。把山芋削皮切片,放在摊子上,和烟花萝卜、荸荠一起卖,又甜又脆,比苹果好吃。这个场景,在作家汪曾祺先生的笔下曾出现过。春天的山芋片,给汪曾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,也是我们小时候的最爱,即便现在,仍然是很好的吃食。

我考进高邮中学上初一,那时每周有两节劳动课,学生都在学校

## 我的山芋情结

□ 汪泰

大操场北边的田里劳动。学校的田里种了好多山芋,绿油油的一片。我们的付出并不多,学校却给了我们没想到的惊喜。秋后一天的下午放学后,班上接到通知,各班到操场上领山芋。同学们把山芋运到班上又分成若干小份,每人一份。山芋个头很大,每人都有好几个,好几斤重呢。大家把山芋表面的泥土抹去,书包里装着,手里抓着,一路走一路笑着回家去。不知道每班都有还是某些年级有,这么多学生,田里该要收多少山芋呀。山芋捧回家,家里人都很高兴,吃到嘴里,别有滋味。

做知青时,我们那里的农民,大小事儿都喜欢到兴化去,到兴化城比到高邮城方便。去一趟要做好多事,队里的,个人的,给别人家带趟的。六月天,我与农民兄弟们坐着队里的大木船,扬帆、拉纤,进了三垛河向东,过河口再向东,折向北去,进了兴化城的一个大码头,上岸换菜籽油,买小猪苗,买山芋秧子……不知道山芋秧子是什么样子的,见了才知道,不就是一小捆一小捆扎得齐齐整整的尺把长的山芋藤吗?农民告诉我,四五月把山芋从窑里取出,埋到田里个把月,待山芋藤长出来,剪成尺把长一段,扦插到垄里就可以了。这东西不挑地方,有土有水就能收获,是个懒东西,收成又多,可以当主粮,填肚子,大人仔子都爱吃。那次,生产队也买了好些山芋秧子,种在不种主粮的边角地里。那一年,生产队收了好多山芋,家家都分到了一小堆,我们知青组也分了,吃了好几天呢。吃着喷香的山芋,不由又想着那句语录“红薯很好吃,我很爱吃”。

而今,山芋真正成了好东西,卖上了好价钱。虽不再当主食,却成了保健食品、防癌食品、休闲食品。街头的烤山芋,散发着阵阵香甜诱人的气味,让你经不住诱惑,买上一两个,顾不得形象,当街食之,甜、香、糯。就连山芋藤,也捆成一扎一扎的,摆在菜场的柜台上,买了回家洗净加蒜茸爆炒,可好吃了。

## 老二闪

□ 陈仁存

绝口,也让赵厨房和刘家父子名气大振(赵厨房多少年前也曾接待过著名武生大师章一朋、章二朋,恰好是刘春芳和他父亲刘大林掌勺的)。荀慧生大师当场留下墨宝:“镂月裁云”。大师的戏娇雅妩媚、清秀俊美,大师的笔笔势奔腾、苍劲雄浑、篆隶融合。这让上过四年私塾、十六岁的刘长才痴迷不已。当时的收音机还很名贵,他买了一只,谭杨马奚、四大名旦,有什么跟着学唱什么,常常是父子俩一起摇头晃脑,什么《文昭关》《珠帘寨》《八大锤》《红鬃烈马》,老二闪和小二闪!刘长才那几年也练了一手自由体的毛笔字,被挑选到系统大批判组抄写大字报,一开始表现好,最终因为只当“逍遥派”又重回“工农饭店”。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宣纸,把“春风杨柳万千条,六亿神州尽舜尧”“四海翻腾云水怒,五洲震荡风雷激”这些领袖诗词书写成条幅裱糊起来挂在店堂里,给又脏又暗的石灰墙明亮增色,竟然把上级领导吸引过来,以参观字为由,让他做几个传统菜下酒。他的手艺虽然不及父亲地道,但也足以让他们解馋了。他的拿手菜是红烧扒蹄、清蒸狮子头。

随着中国亚非拉的朋友越来越多,刘长才被上级选派到中国驻非洲国家毛里塔尼亚大使馆当厨师。这一去就是三年。他被东大街上人叫作“出过国的”。他带回了一张黑人女孩的全身照片,这张照片放在皮夹子里,多次拿出来给人家看。这位黑人姑娘叫瓦妮,生得小巧别致,胸挺、臀翘,牙齿雪白,头上扎着好多螺蛳转一样的小辫子,颈项脖子上挂着几串项链,鞋跟有半尺高。据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回来一说,瓦妮虽然黑,在非洲却是个大美女,还是一位部落酋长的女儿。他跟这位黑姑娘互相爱慕了好长时间,因为外交政策不允许两人的异国恋爱,只有忍痛分手。他害了一场相思病。从此他每天早晨必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》,爱看电影放映前的《新闻简报》,把来看中国访问的非洲国家首脑的名字一个一个都能记住……他还能惟肖惟妙地模仿播音员的声音。他这方面记忆力怎么就那么好呢?让人惊讶。在市井味很浓的东大街,这种奇葩技能却被视为行为乖张——二闪。多少年后却因为他把好记忆力传给了膝下一对龙凤胎儿女,双双高考英语都接近满分。后来,兄妹俩都进了外交部,成为中国驻非洲国家大使馆译员。他们会不会哪一天带老爸去非洲找瓦妮呀?

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后来家里装修,我实在拗不过家人,收拾的书放在那种能盛一百斤米的蛇皮口袋里,有十多袋。卖的时候就像割肉,根本没心思看秤,收废品的人一报数,给了我二百多元。可我还是心疼我的书。

今天来收废品的是一个黑瘦的驼背老头,以前没见过,有点像我的老父亲。我将储藏室内所有的废品都拿出来,院子、客厅堆得到处都是。老人和我将废品搬到院外,他开始分类、打包,大小捆了好几扎。在他这儿纸盒居然分类,普通鞋盒、蛋糕盒等小纸盒四角一斤,大件的纸盒和报纸,六角一斤,我第一次知道纸盒还有不同的价格。最后他说共二十斤,二十四元四角,他给了我二十五元。我请他将淘汰的电熨斗、易拉罐、小件全部帮我带走,他又加了一块钱给我。看得出,老人是一个明理自尊的人,我收下了这一块钱。走之前,我跟他道谢。

他成全了我的快乐。

## 卖废品

□ 徐锡华

小垃圾再分类,报纸等大件单独放储藏室,小的装入大塑料袋,等袋子满了,就送去垃圾箱边,过一会儿去看,东西被拿走了,才放下心来。收废品的大多是老头儿,来我们这片的也就那么几个人,时间久了,虽然不知道姓名,但对各人的方式习惯都有所了解。精明的,先在院子里扫一眼,问旧的爬梯、自行车卖不卖,再看纸盒、报纸,小件不感兴趣,任由零散铺满一地,由我收拾残局;憨厚的,不挑,大小件一股脑儿收了,我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。

最舍不得的是卖书。女儿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教科书、辅导书、课外杂书,我们夫妇的大学教材等,堆在家里碍事,有一部分还收在楼上阳台的一角。家人几次三番要卖,我不愿意:哪能卖书呢?它们是我

老二闪(二闪,方言,闪音读显)刘长才从窑巷口跑到草巷口赵厨房上班,约莫十分钟路程,他要走上半小时,因为东大街这一路上跟他打招呼的人多,老远看见他就喊:“长才——”拉他站下来说闲话,甚至还有人家请他提笔写“某老太爷千古”“某老太爷千古”,人家叫着:“碰巧遇上,画两笔。”他是个“大朋友”,大人小孩都玩得来,说说笑笑、哼哼唱唱,到了案板前,他还要用二十分钟时间悠悠地泡茶,打开外头绑着两节大号电池的“红灯牌”收音机,拿腔拿调跟唱一段:“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,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做差……”他的收音机里什么时间都有京剧。他从来都是哪怕火齐眉毛,人急他不急。他是红案上的组长,手下有七八个人。他等经理把“今日供应”的黑板挂上来,炒肉丝、炒猪肝、炒肥肠、炒韭菜、汪豆腐、冬瓜海带汤什么的,然后他嘴一叭,切菜的、烧火剥葱的各就各位。因为东大街有名的赵厨房早已改弦易辙为“工农饭店”,不再办供大人老爷们享用的鱼翅海参之类的酒席了,所以那年轻人闲心闲。

1958年,京剧大师荀慧生到本县唱《红娘》,受本地票友们的邀请,坐黄包车光临赵厨房,也成为了东大街上的百年盛事。大师吃了刘长才跟他父亲刘春芳做的金丝鱼片、香酥麻鸭、蟹黄雪花豆腐……赞不

家里楼梯间下面的小储藏室是我的垃圾场。各种大小纸盒、报纸、饮料瓶、啤酒罐、衣袋、发胶盒、牙膏壳等等,一应俱全,每天都有可能加一点,小盒进大盒,大盒套小盒,都是因为我不愿意把它们与餐余及卫生垃圾混起来,扔进垃圾箱。家人对此意见极大,评价我是“垃圾王”,有时干脆刺激我,说我舍不得扔,是因为可以卖几个钱。

说得有道理,我每次态度都很好:“下次不这么干了。”但是,屡屡不能改。我常感慨,以家为单位推算,像我们这样一个小县城,每天得产生多少垃圾?虽说焚烧可以发电,但是,不分类,有用的不能回收,资源浪费,多可惜呀!家人不赞成,说我一个人这么做无济于事,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,而且,家里空间有限,我的“垃圾场”确实有点不像话。

去年的一天,我晚饭后出去散步,看到有人在垃圾箱内不停地翻找,意识到他们算是间接实现垃圾分类的人,受到启发,我将家里的大

傍晚,妻从隔壁小店取回快递,我拆开一看,原来是她网购的四川腊肉。总共两块,十斤左右。肉质偏瘦,鼻子一闻,烟熏型的,香味凝练、厚重,五香、花椒、松柏等味道交杂在一起。

“怎么吃?”妻问道。

“我来,你去剥大蒜!”我应声道。

切开一片片熏肉,透明的肥肉,黑黑的瘦肉。热锅,放油,倒入姜末、熏肉,厨房里顿时香味浓厚起来,再倒入蒜根煸炒,最后放蒜叶,一盘菜上桌了。明油亮汁,赏心悦目,心中有一种自豪感。尝了一块,不咸不淡,内涵浓郁。我连忙拍照用微信发到四川的朋友群。

汶川地震后,我在绵竹九龙学校支教。道路不通,店铺倒闭,九龙镇就是一片废墟,加上一片板房,满目疮痍。一日三餐在学校吃,早餐稀饭,稀饭里有花椒,午餐一菜一饭,没有汤。晚餐是中午剩下的。菜每天都是竹笋烧肉,很难吃。做法简单:热锅,加油,放花椒,炒肉片,放竹笋,最后倒入红红的辣油翻炒。九龙的同事吃得津津有味,我们支教四人却难以下咽。

一天放学,我们外出散步,看见一处摊位,如同我们这儿的熏烧摊。里面有猪头肉、熏肉、猪耳朵、辣干子……大喜,买回一堆。心

## 腊肉和折耳根

□ 赵科

想:今晚可以解解馋了。卖菜的师傅还给我们每道菜撒上绿绿的菜叶,一问才知道是折耳根。

叫上住校的几位老师,喝酒吃菜,摆龙门阵。桌子是宿舍外的乒乓球桌,大伙挤在一起。

刚吃一口菜,麻辣味道实在受不了。再吃一口折耳根,其味难闻,看他们本地老师大口大口吃着,只好咽了下去。

“赵哥,烟熏腊肉不丑,多尝尝。”管学校伙食的老王说道。

嫌了一块下口,烟熏味特重,如同我们家肉烧糊的味道,实在不敢恭维。这就是他们这里的特色,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闲聊中知道了烟熏腊肉的做法,也知道折耳根又叫鱼腥草。

渐渐地,我们也学会吃花椒、辣椒了,腊肉、腊肠、折耳根也都能接受了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了……

再看微信,群里热闹起来,“赵哥,什么时候回来一起吃火锅。”一声声亲切的问候。

是该回去一趟了。